

南湖头条

老师,为什么是我

李柏林

初二那年,我们换了新的语文老师。

新老师姓张,刚从师范毕业。其他老师的第一节课都是做教学规划,或是佯装严厉,好“压制”住我们。他却同大家喜欢看什么书,然后读了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真是写得太好了。于是在同学们心中,他是一个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老师。

但是他却让我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每周班会多出来的时间,他都会给我们读一些他看过的好文章;每周的晚自习,他会抽一节课的时间留给我们看课外书;他还买了很多书和杂志,供我们借阅。

在那以前,我对课外书的看法仅仅是消遣。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读文章的时候班里安静极了,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作者的心里。在借来的书上,我看到了他漂亮的批注,觉得文章也生动起来。他的这种教学方法,让我对语文产生了兴趣。

我很喜欢他的课,也很喜欢他挑的书。每次他分享自己入了什么新书,我总是第一个跑去借阅。有一次,我去办公室还书,他随口说:“你这么喜欢看书,说不定长大了也能写书,成为一个作家。”我听完变得慌张,连忙说不可能,我的成绩并不是最好的,作文的分数也不是最高的。他笑着说,写作好,并不一定是成绩好啊。

回到教室后,我的心开始乱

了,张老师的话像一个包袱压在我的胸口,让我彻底放不下了,我恨不得用做阅读理解题的方式分析出十层含义来。我想,我平平无奇,是什么地方让他觉得我有潜力呢,还是他对每一个来借书的学生都这么说?

我转头看到我们班的张凌,她应该就是天赋型选手吧。她很少看课外书,但是擅长考试,对书本和考点非常熟悉,每次语文成绩都是前三名。还有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她看的书很多,人也自信。每次老师提到某个文学常识,她就迫不及待接上了,然后骄傲地等待同学们的夸奖。

我越想,越觉得老师说错了,他们俩比我更适合当作家啊。但是我又不甘心,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当面问清楚。有几次我想趁着借书的间隙问他,可是碍于办公室有别的老师,只能悄悄退出来。我也曾好几次在办公室的门口徘徊,但是我害怕听到的不是自己想要的答案,又灰溜溜地走开了。

我告诉自己,再等等吧,总能等到合适的机会,结果等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初二那年的期末考试,我们班年级垫底,学校觉得他不适合教初中,给我们换了新老师,他因此被调到了小学。

那个小学离我们初中挺远,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可我的疑问却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消失。我仍然渴望有一天能当面问他,

为什么是我?

为了下一次见面,我一直在努力。十多年后,我成了一名全职作者,专门带着我的书去见张老师。那天,真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重逢啊。他将我的书反复摩挲着,一遍遍地说着真好,我也见机行事,问出那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老师,那时我的语文成绩并不是班里最好的,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你为什么觉得我能成为作家呢?”

张老师沉默了,我好害怕张老师说,他已经忘了这件事。但是他清了清嗓子,说:“我并不知道你能不能成为作家,但我看得出你是真的喜欢文字,不是为了分数,也不是为了赞美。”

张老师不仅回答了我的问题,还点醒了我写作中的困惑。技巧不能成为写作的筹码,而优越感也不能让作品产生共鸣。

那个压在我胸口十多年的包袱,在那一刻被取下来了,但“为什么是我”却成了我的座右铭。当我在遭遇不公时,我会问自己,为什么是我?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并不是优秀到独一无二啊。当我被幸运眷顾时,我也会问自己,为什么是我?我开始珍惜机会,感谢命运,庆幸被看见。

好的老师,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是张老师让我明白,热爱终能抵达梦想的彼岸,但前提是沉得下心,拼尽全力,还要爱得纯粹。

品时空

白露

杨世初

丰收喜看谷归仓,整地储墒备播忙。
大雁南翔寻故处,丛莎凝露识秋凉。

初秋的白云

邹相

一朵朵白云
宛如一团团棉花糖
在天空中肆意游走
时而“大鹏展翅”
俄而“天女散花”
尽情演绎生命的多姿多彩

初秋的白云
在千万广厦之间
绿水青山之间
洁白的云、无私的云
蕴含着春的生机、夏的活力
高尚的云、恬淡的云
讴歌着新时代的壮美篇章

初秋的白云
是奋斗者清净无染的心
是奉献者砥砺前行的魂

秋天

邹晓峰

微风轻拂 带着成熟的香
田野里稻谷穿上金黄衣裳
庄稼人看着这丰收的景象
灿烂明媚的笑容
就像这秋天的阳光

父亲手挥镰刀
弯着脊梁
一穗穗金灿灿的希望
瞬间就被父亲揽入怀里
就连额头上滚落的汗珠
全都浸润着浓浓的稻香

山山岭岭的果园
飘来阵阵甜香
红苹果似孩子害羞的脸庞
秋阳温柔地洒在果枝上
为每一颗果实都披上绚丽的衣裳

鲜红色的柿子
在深秋微风的吹拂下
像是一盏盏灯笼
悬挂在红叶和虬枝之间
不时随风摆动
这浓浓的的颜色
染红了村里整个山坡

秋天
是一首丰收的诗
是一幅多彩的画
是农家人永远也演奏不完的乐章

苇荡深深

陈茂声

浮 生岁月

自双亲离世,我便鲜少回到那片生养我的土地。故乡成了一道隐秘的伤口,亦是一处温柔的念想。许是心间仍盘踞着未曾割舍的牵挂,很长一段时日,故乡总悄入梦中,水波漾漾,芦苇苍苍。为解这缠绕的乡愁,终于偷得闲时,重返那座既熟悉又已生疏的村庄。

亲不亲,故乡人。可故乡所予我的,又何止于人。一草一木,一风一水,皆蕴含着说不出的亲切。一个人静静地独自漫步在田野、河边,竭力找寻着记忆中的痕迹,然而,变化如幕,遮蔽了所有记忆中的声响与烟火。原来相连的四个村落已不见一砖一瓦、一丝痕迹,没有了牛羊和家禽的欢叫声,没有孩子们的打闹声,没了烟火气息,往日热闹的劳作场面被一片萧瑟笼罩。原来奔腾的河流也成了龙山湖的一部分,浩瀚的水面使河变宽了、变大了,将弯曲幽的河拉得笔直。

河岸的不远处一片芦苇给静

静的河面增添些新的生机。芦苇荡规模不是很大,没有莽莽苍苍,但密密丛生,足以构成一道靓丽的风景。

印象中这片芦苇,并非故土旧物。应该是因龙山湖蓄水,让没有固定居所的它由上游随水流滞留在老家的河边,于此落地生根。没有人知道它来自何方,也没人呵护它,可它笑对雪雨风霜,淡泊宁静,直面沧桑,凭借坚强的意志,执着地传承对生命的轮回,寒来暑往,一年又一年,活出了一股淡泊与顽强。

正值盛夏,清晨的河岸,笼罩在一片浅淡的白雾之中。走近那片绿浪清波,那苇从秆到叶翠得发亮,仿佛每片叶子都凝着欲坠的露珠。风来,苇秆轻摇,如水与风之间的低语;风止,它们静立水中,恬淡如画。偶尔有鸥鹭自深处飞起,又颤巍巍栖于苇梢,与岸边青草绿树相映,更添诗意。尽情领略这如画、醉人的风光,惬意,有些浮想联翩。